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藍公案 第三則 邪教惑民

潮俗尚鬼，好言神言佛。士大夫以大顛為祖師，而世家閭閻結群入廟，燒香拜佛，不絕於途。於是邪誕妖妄之說竟起，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。後天一教，不知其所自來。始於詹與恭、周阿五，自言得白鬚仙公之傳。經前任王令訪拿，挈家逃匿，後復還故土，亦稱白蓮，亦稱白楊教主。大抵係白蓮教是實，而變幻其名爾。

妙貴仙姑，即詹與恭妻林氏也，詭言能呼風喚雨，役鬼驅神，為後天教主。其姦夫胡阿秋輔之，自號筆峰相公。相與書符咒水，為人治病、求嗣，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。

潮人篤信其術，舉國若狂，男女數百輩，皆拜以為師。澄海、揭陽、海陽、惠來、海豐之人，無不自遠跋涉，舉贊奉束、牲酒香花，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。

丁未仲冬十日，餘自郡旋署，始知之。則已建廣廈於邑之北關，大開教堂，會眾數百，召梨園子弟，鼓歌宴慶兩日矣。

急遣吏捕之，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，恐陰兵攝己。而勢豪宦胥，又從而左袒庇護，乘風免脫，竟不能勾獲一人。

餘乃親造其居，排其闔，擒妙貴仙姑，窮究黨羽。則臥層之中重重間隔，小巷密室，屈曲玲瓏，白晝持火炬以入，人對面相撞遇，側身一轉，則不知其所之，但藏奸之藪也。

餘不敢憚煩，直窮底裡。於仙姑臥榻之上，暗閣幽密之中，擒獲姚阿三、楊光勤、彭士章等十餘人。復於仙公臥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木印、妖經、悶香、發髻、衣飾等物，尚不知其何為者。餘追捕仙公益力。勢豪知不可解，因出胡阿秋赴訊。夾鞫之下，神奇百出。其實無他技能，惟恃悶香、衣飾，迷人耳目而已。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，先以惶悚懾服，又見妙貴女流，無所顧畏。而阿秋發髻、脂粉，衣裾翩翩，亦且左右仙姑，共作妖狐媚，遂以為真娥女娘娘，不復疑其為男子也。

迨入臥房，登邃閣，拜彌勒佛，誦《寶花經咒不》，燃起悶香，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，恣所欲為。其悶香，亦名迷魂香，聞之則困倦欲臥。有頃，書符，飲以冷水，則迷者復醒。

所謂求嗣、見夫，皆得之夢魂恍惚之際。

按其滔天孽惡，雖懸首藁街，猶不足以山川之恨。因念歲歉之後，鄉民以解累為憂。且黨羽多人，必至世家大族，牽連無已。餘體恤民情，為息事寧人之計，凡所供之姓名，一盡燒滅免究。

將林妙貴、胡阿秋滿杖大枷，出之大門之外，聽萬民嚼齒唾罵，裂膚碎首，並歸仙籍。其縱妻淫孽之詹與恭，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，分別枷杖創懲。餘黨一概不問，使皆革面為人焉，足矣。

籍其屋於官，毀奸竇，更門牆，為棉陽書院，崇祀濂、洛、關、閩五先生，洗穢濁而清明。餘亦於朔望、暇日，與闈邑人士講學會文其際，出文會張陂租谷百餘石，為春秋丁祭、師生膏火之資。正學盛，異端息，人心風俗，蒸然一變。

鎮帥尚公、大中丞楊公聞之，再三嘉歎，且曰：「此教不除，害不在小，通詳正法，厥功為大。令除民之害，不忍沽一己之名，使縲繼遍及於鄰封。深夜室內，自經溝瀆，則保全名節多矣。善夫！」

譯文潮州一帶風俗，崇尚信鬼，好講神講佛。士大夫們把大顛當作祖師，大戶人家女眷成群結隊到廟裡去燒香拜佛，人來人往，路上不斷。於是邪惡怪誕、妖異狂悖之說爭相興起，一種叫「後天教」的邪教趁機流行。

後天教不知道是如何產生的，開始於詹與恭、周阿五，他們自稱得到「白鬚仙公」的真傳。以前的王知縣曾察訪緝拿，這些人就帶家逃跑，躲藏起來。後來，又重回故土。這個教也稱做「白蓮」，又叫「白楊教主」。大抵稱白蓮教符合實際情況，只不過變換名稱而已。

教中的妙貴仙姑，就是詹與恭的妻子林氏，胡吹她能呼風喚雨，驅使鬼神，所以作後天教的教主。她的姦夫胡阿秋協助她，自號「筆峰仙公」，在一起畫符念咒，用「神水」為人們治病、求子，還說能讓寡婦在夜裡和她死去的丈夫相會。

潮陽人深信他們的法術，全城如同發了狂一樣。男男女女好幾百人，都拜他們為師傅。澄海、揭陽、海陽、惠來、海峰等鄰縣的人，無不長途跋涉而來，帶著禮物，奉上名帖，供獻三牲、美酒、香花，登門拜師稱徒的像鬧市人一樣多。

丁未年十一月初十，我從府裡回縣上，才知道這件事。他們已經在縣城北關建起高屋，大開後天教的教堂，信教的好幾百人聚在這裡，召來唱戲的，高聲演唱，設宴歡慶已經兩天了。我趕忙差遣衙役捕捉這些人。但衙役們都怕自己得罪了神仙，怕鬼會捉拿自己，不敢動手。而有權有勢的豪強和官員屬下，又跟著偏袒庇護。這些人趁勢像兔子一樣很快脫逃了，竟然連一個都沒拿住。

我就親自到他們住所，破門而入，捉到了妙貴仙姑，又竭力搜尋她的黨徒。那臥房裡面一層一層間隔開，狹窄的過道，隱蔽的房間，彎彎曲曲，小巧玲瓏，白日進去，都要舉著火把。人走在裡邊，對面碰上，側身一轉，就不知到哪裡去了。

我不怕麻煩，一直追尋到最裡面。在仙姑的臥牀上，幽深秘密的暗間裡，抓住了姚阿三、楊光勤、彭士章等十幾個人。

又在仙公臥房的樓上，搜到娥女娘娘木印、後天教經書、悶香、發髻、衣飾等物品，但不知這些東西是幹什麼用的。

因為我竭力追捕仙公，袒護他們的豪強們知道無法推卸，只好交出胡阿秋來接受審訊。重刑嚴審之下，胡阿秋交代出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其實，他們並沒有什麼其他技能，只不過靠著悶香、服飾迷惑人的耳目罷了。那些愚夫愚婦，聽到神仙之名，先已經誠惶誠恐，被其懾服嚇住，又見妙貴仙姑是一女流，更沒什麼擔心的了。而胡阿秋把頭髮梳成髻子，擦脂抹粉，衣裾翩翩，又加上他在仙姑左右一起作出的狐狸精一樣妖冶的嬌美姿態，那些人就以為胡阿秋真是娥女娘娘，不懷疑他竟是男子。

等信徒進到臥房，登上深深的樓閣，拜過彌勒佛，誦過《寶花經咒》之後，他們點起了悶香，在座的人就都昏迷睡倒，任憑他們為所欲為。那悶香，也叫做迷魂香，聞到它就會困倦，想躺下睡覺。過一陣子，他們為這些人畫符，給喝些冷水，昏迷的人就重新醒過來。所謂求子，夢見丈夫，都是在睡夢之中，神智恍惚之時得到的幻覺。

按這些傢伙的滔天罪行，即使懸首街上示眾，仍不足洗雪山川之恨。由於考慮年成歉收，百姓憂慮百端，而且邪教黨羽極多，追究起來必定牽連世家大族。為體恤民情，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，我把林、胡二人所供認的扳連閭閻之內的人名冊子，全部燒掉，免於追究。

之後，將林妙貴、胡阿秋痛施杖刑，帶上大枷，趕出大門之外，聽任百姓咬牙切齒地唾唾怒罵，打得皮開肉綻，腦袋粉碎，歸人「仙籍」去了。那個放縱妻子大肆淫亂的詹與恭，以及一起為非作歹的姚阿三等十餘名黨徒，都分別帶上枷，痛打一頓，予以懲處。餘下的黨徒則一概不追究，讓他們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就算了。

我判決，查抄他們的房屋沒收入官，搗毀奸邪的巢穴，更換門牆，建起棉陽書院，尊崇祭祀理學大師濂、洛、關、閩四個學派的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張載、朱熹五位先哲，洗淨污穢而出現清明。我也在初一、十五休閒的時候，和全縣人士在那裡講學、會文，捐出書院附近地方的田租糧食一百餘石，作為春、秋兩季祭祀聖人孔子的費用和書院師生的津貼。正學興旺，邪教滅蹤，社會上人心風俗一變而為淳厚良好。

尚總兵、楊巡撫聽到這件事，屢屢贊歎、嘉獎，說：「後天教邪教如不除去，其為害不小；通報呈文嚴明法紀，功勞很大。現在藍縣令為民除害，不為個人得失沽名釣譽，而把受牽連拘禁的人放回鄰近。有的人自愧，於深夜內室自縊於陰溝中，這樣來保全自己的名節，真是太好了！」

